

袁宏道在这篇序言中

鲜明地讲出了自己的主张：

「大都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

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

不肯下笔。

有时情与境会，

顷刻千言，

如水东注，

令人夺魄……」

春墨写性灵

王钟陵

主编

陈洪

副主编

李煜昆

著

東方出版社



王钟陵 主编

陈洪 副主编

李煜昆 著

春墨写性灵

——明清性灵派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墨写性灵:明清性灵派/李煜昆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6

(竹溪文丛/王钟陵主编)

ISBN 7-5060-1122-0

I.春…

II.李…

III.性灵派-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4021 号

春 墨 写 性 灵

CHUN MO XIE XING LING

——明清性灵派

李煜昆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24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122-0/G·198 定价:18.50 元

序

王 钟 陵

大地上的野草，一片片，绿了又枯，枯了又绿。不知过了几多年代。

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自然环境谐协在一起，便形成了错落萌动的原始文化丛。文化丛的各异性，展示了文化生成的多样景观。原始文化光怪的众生相之愈益多样，表明地域条件更多地转化为人文的形式。通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阶段，在不同地域—经济条件下生活的人类各集群，渐次萌生着精神—文化的差异，进而乃团聚出一个个不同的民族。

文化是人类某一特定集群的一种生存设置，它规范了这一集群的生活方式，而文人乃是生存之需要设置的产物。

一个民族的文化设置是丰富的，历史悠久的民族往往就更是这样。通过自己的文化代表，中华民族早就展开了她对于生存理解的多方面遐思：孔子执著而栖遑的周公之梦，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自励，老子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深思，庄子鹏飞南冥的逍遥放旷，公孙龙白马非马的思辨，韩非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的孤愤，墨子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日夜不休

的自苦,这一切,在先秦就已蔚成中国文化的独特霞光。

文人是文化的载体,从而在由文化设置了生存方式的社会中,便成为最为活跃、心理世界又最为丰富的一个群体。不仅儒、道、名、法、墨等各种学派,而且玄学、理学、心学、实学以及维新、洋务等种种思潮,都是由中国文人创造、传播、沿承、发展、更新的。处在东方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文人,承受着特定的文化传统,因而他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及生平际遇上,和其他国家的文人相比,便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即使是同中国其他阶层相比,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受的文化教养及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的不同,中国文人也具有其自身显见的特点。在他们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玄意、禅味、理趣,儒家的入世与独善,道家的乘物与游心,审美情趣的丽、雅、秀、逸。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主要由这一群体的活动而体现的。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群体,像文人那样,展开了如此丰富的历史的和社会生活的图景。

“学而优则仕”,国家机器是由士人们来管理、运转的。一飞冲天,而为帝王师,出将入相,朱轮纁金,帷幄运筹,鸿猷远谋,其言行举止,事关朝政之兴废、社会之安宁:这是走到国家机器上层的文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东方国家依其权力的金字塔结构形成了过细的社会等级划分,于是又有从燕寝凝清香的州郡长官到鞭挞

黎庶令人悲的下层小吏以至于只能教几个小小蒙童度日的老童生等种种区分。“穷则独善其身”，隐逸山林的人中又大都为这一群体中的失意者或与当时社会政治的不合作者，许由洗耳于颍川，大约仅是个传说，但陶渊明明确是赋《归去来兮辞》而解绶归耕的。

无论是达者还是穷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悲欢喜乐。江淮度寒食，京洛缝春衣，科举考试之中有终生不取贾志而没者，也有少年高中春风得意者。庙堂之上有骤迁，在春城无处不飞花中，轻烟乃散入于五侯之家；但也有严谴，如同韩愈所曾经经历过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即夕贬潮州路八千了。诗酒雅会之际，青楼歌筵之畔，曾出场过多少风流倜傥的才俊与美丽智慧的女性？欢会中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快意，离别后也有红楼隔雨相望冷的寥落。至于浪迹山水、游学求道、投荒万里、从军边塞之中又涌现出多少曲折感人的故事？河梁生别，山阳死友，蓟门一去三千里，大漠风尘日色昏。

文人中有志于道者，也有贪于利者，有红脸，有白脸，善的、凶的、邪的眼睛，对视着，交替更迭，故事中有故事，情节外有情节，枝蔓牵连，休咎乘摄，旋转出历史的变幻。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昨日紫蟒长，今日锁枷扛。而文人又在历史的变幻中旋转：有卖友求荣、认贼作父的群妖竞逐，也有三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的不悔的眷念；有寄愁心于明月的友情，也有白璧青蝇的排抵；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正气，也有因当年草间偷活而感到肠千结、倍凄咽的悲凉。

当天风卷水，林木为摧之时，则壮士抚剑，浩然心哀矣！从屈子崇高悲苦的殉志投江，到秋瑾悲秋风秋雨之愁杀于人，中国文人在汪洋万汇、浑浩无涯的历史长河中演出过多少感人的场面！

将文人群体的种种丰富的人生相，将他们的思想、志节、行事、情趣、胸襟、人格、学问、技能，以一种优雅流畅的笔法，生动活泼地、形象饱满地表现出来，则必将能够以感性与理性兼融的方式，增进我们对于历史之博大、人生之多歧的认识，并可以从一种生命存在境遇的感受上促进中外文化的沟通。人类的主体性财富是对世界的多种方式的占有。对于人的存在状态的充分展示，无疑有助于人性的丰富和提高。由对文人的描写出发，可以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至经济、法律等领域交织在一起，带动对于中国文化的广泛评述，并能够从一种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性的意义上来表现和阐述中国文化精神，突破局限在某一学科中从事研究的狭隘性，这对于不同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学人都将具有可足借鉴的拓宽眼界的作用。

于是，在东方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主编了这套《竹溪文丛》，旨在借纸和墨铺展出一片历史的和心灵的天地。

1997年2月26日 夜11时 于姑苏

目 录

1	序	王钟陵
1	第一章 前奏掠影	
2	一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 走错了路的七子——“学而优” 不仕——“万里江山笔下生” ——“如乞儿唱‘莲花落’”
19	二	“敢倡乱道”的李贽 “俸禄之外，了无长物”——“病 中始知身在系”——“敢倡乱道”
35	三	高山流水遇知音 “出入周秦间”——“入门为兄 弟”——不逐世啼笑

45

第二章 塞耳愁听新朝事

46

一 “二百年来无此令矣”

一进一出官场——二进二出
官场——三进三出官场——
“不置升合田”

60

二 “劝我为官知未稳”

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人——
官军防御无计策——“吏情物
态，日巧一日”

75

三 便令遗世亦难从

位卑未敢忘国忧——不忍更
凋残——饥寒所迫

87

第三章 凤凰不与凡鸟共巢

88

一 拨云扫雾

旗帜初树——乘胜前进——学
者风度

103

二 独抒性灵

江进之如是说——诗眼大
阔——不以我为法

119

- 三 在争论中前进
何露之有——白苏斋

129

第四章 意兴无日不畅适

130

- 一 一个有趣的人
一篇绝妙的“趣论”——追求生活情趣——追求诗之趣

144

- 二 一个坦率超俗的人
从一封信说起——认识的超俗

156

- 三 一个平易的人
交结四方朋友——做“最天下不紧要人”

167

第五章 暂将心迹借幽遐

168

- 一 关心世事的钟惺
从《夏梅说》说起——喜“幽情单绪”

181

- 二 布衣诗人谭元春
青鞾青笠我不辞——所谓“刁钻古怪”

191

第六章 有官不仕偏寻乐

192

- 一 官苦原同受戒僧
不以吏能自喜——“生把黄金买别离”

201

- 二 青山尚且直如弦
一个追求生活自在的人——无情何必生斯世——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人

219

- 三 “天才颖异”的见解
从一首咏物诗说起——簪花人作大宗师——哪容公作郭汾阳

231

第七章 乱峰飞舞下陈仓

232

- 一 经世之略未尽其用的赵翼
官场上下 30 年——吓人的历史观

241

- 二 诗才与思想
诗才纵横——老夫和泪写胭脂——赵翼的同乡洪亮吉

255	三 大呼前辈李青莲的张问陶 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理学 传应无我辈”
267	第八章 绝地通天一枝笔
268	一 青山似茧将人裹 与沈德潜等的抗争——灵犀一 点是吾师
282	二 辩证的诗论（一） 曲与理——厚与薄——巧与朴
301	三 辩证的诗论（二） 难与易——有古与无古—— “才、学、识”辩证——区别 种种

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
年来寂寞从人谏，祇有疏狂一老身。

——李贽《石潭即事》（其四）

第一章 前奏掠影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正当“后七子”们击节欣赏自己的诗文成就时，忽然“性灵派”横空出世，震惊文坛，蔚然成风。文学史家称之为“公安派”。因为这一派的骨干成员是“三袁”：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30），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文学史家们因此名之为“公安派”。

“性灵派”的出现，当然有其前因。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已有不少著作论及，再谈似乎浪费笔墨。这里仅就影响于“性灵派”的哲学和文学谈些情况。

一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

唐寅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他能诗，更是著名画家。但“才子”与“才子”不同：徐祯卿是“前七子”之一，唐寅则完全属另一路。他与“前七子”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要显示唐寅的与众不同，还得先说“前七子”。

走错了路的七子

“前七子”之首李梦阳（1472—1529）、何景明

(1483—1521)，都是弘治年间进士。前者官至户部郎中、江西提学副使，后者官为中书舍人、陕西提学副使。其他人，王廷相（1474—1544）、徐祯卿（1479—1511）、边贡（1476—1532）等都是进士，而康海（1475—1540）则是状元，学衔最高。他们当然都是京中高官。这很符合唐宋以来官与诗人为一体的常例。

中国古人好像有一种习惯：要想改革什么事的时候，总喜欢“托古改制”。改革者不是说“我”想怎样，“我”认为应该如何，而是说古圣贤如何说，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怎样。在那不允许有“自我”和革新的特定文化氛围中，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办法，倒也能堵住一些人的嘴巴。

李梦阳等人登上政治舞台和文坛的时候，正是以“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为首的“台阁体”诗盛行的时候。他们都是大学士，长期辅政，是皇帝身边的权要人物。他们站在北京皇宫的大门口，放眼宇内，所见当然是满眼太平景象。他们看到那“歌舞升平”局面，当然高兴。高兴之不足，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歌之咏之。他们将《诗经》中“颂”的传统加以光大，大作起歌功颂德的诗文来。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圣谕”、“代言”等代替皇帝说话“颂圣”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大臣、名人，又常替人写墓志铭、神道碑，为人写序作跋，这更是捧场之作。其风格雍容典雅，平庸呆板，肃穆得一脸死相，毫无幽默风趣可言。

按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歌德”的诗文也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但不可成“风”成“热”。一旦成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就会肉麻得令人生厌，呆板得叫人心烦。“三杨”歌颂“吾皇”圣明，歌颂天下太平，歌颂阁僚的丰功伟绩，从天子至大臣，听了都浑身麻酥酥的，非常舒服。皇家当然知道“投桃报李”，就极力推崇他们的作品。那些宰臣、阁僚、藩王们，看见“三杨”因诗文而倍受皇上宠信，当然不甘落后，于是群起效尤。这些人，既然都是高官显爵，当然读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玄鸟》），读过“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诗经·丰年》）。唱颂歌，他们都满在行。于是大家一齐唱。

在官崇拜文化心态的作用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许多人便闻风而动，一哄而起。诗人们纷纷加入这“歌德”合唱队。李梦阳、何景明面对这脱离现实的文坛，大约心里很觉反感。为摆脱“台阁体”，给诗文找一条新出路，他们联络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文学史家把他们定为“复古派”。

就其基本主张看，并无大错。他们所以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有他们的认识作根据的。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他们对文的看法是：“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

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有人说，他们这种观点是“文学退化论”。乍一看，还真有点九斤老太所讲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

但他们所讲的确实有点道理。“诗以盛唐为尚”，这无可怀疑。他们所指出的宋、元诗的不足，好像也正确。他们论“文”，求的是“实”。从这一角度看，汉文最好，也是事实。那么，要给人们提出诗文的学习榜样的话，当然是盛唐诗和汉代文。换上谁也会这么做的。李梦阳还提出诗文要表达“真情”呢。唐代韩愈等掀起“古文运动”，提的也是“文必秦汉”。那么李梦阳等这样提有什么错呢？

可惜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出了毛病。他们的本意是要恢复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但在怎样学和学什么上，走错了路。李梦阳在《再与何氏书》中说：“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人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后七子的李攀龙竟说：“视古修辞，宁失诸理。”（《送王元美序》）将前人的现实主义和创新精神丢掉，视“修辞”和“模临”最有价值，这也错得实在太离谱。

主张如此，那么他们怎样写诗呢？他们一拿起“狼毫”，大约就满脑子的古人的诗句，或者搬一堆古书，到里面去找词句、找意境。这样就写出了像李梦阳的《艳歌行》之类的诗。